

漫谈戏曲演员之“闲情逸致”

马 良

梨园才子李笠翁在《词曲部》中感叹道：“填词(写戏曲剧本)种子，要在性中带来；性中无此，做杀不佳……噫！性中带来一语，事事皆然，不独填词一节，凡作诗文书画，饮酒斗棋与百工技艺之事，无一不具夙根，无一不本天授。强而后能者，毕竟是半路出家，止可冒斋饭吃，不能成佛作祖也。”的确，在某方面事物，尤其在艺术上一枝独秀高人一筹的人，往往有不俗的性情，不凡的天赋。不过，性情也好，天赋也罢，并非全是从娘胎里带来的，也是可以靠后天培养的。比如，京剧大师梅兰芳，小时候，他姑母对他的评价是“言不出众，貌不惊人”，看不出有多少神童的灵气。但他终成一代大师，所靠的，大约一是他姑母不曾发现的艺术潜质；二是后天对自己性情的涵养，对技艺勤奋的磨砺。

梅兰芳涵养性情的方式是养鸽、养花、画画。鸽子、花卉、国画，是生活中之三美，人见人爱，爱之者美。久而久之，鸽的纯洁平和，花之绰约馥郁，画之诗情画意，自会渗透到人的气质当中去，于不知不觉中，性情被潜移默化，变为和美淡泊。相反，时常杀猪宰羊屠鸡屠鸭的人，性情中会多一分戾气，少一点慈悲，正所谓“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”，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一个胸有山林丘壑，心寄风花雪月的人，必有不俗的气质，有优雅的性情。梅兰芳便是一例，梅兰芳幼年眼目涩滞，经过养鸽，练出了一双神光四射、精气内涵的俊眼。他初试丹青时，偏好仕女，这对他饰演女性，无疑陶冶了旦角的气质。后来他改画花卉，以梅、兰最出色。据说，他画的梅、兰“俊美纤秀，潇洒自如，尤其是袅娜多姿的花枝兰叶，很像他翩翩起舞时娇柔的身段和飘洒的水袖”。文如其人，画如其人。“古来画师非俗士，此间风物属诗人”。梅兰芳的自家画风，已经俨然他优雅气质的自然流露，而这一优雅气质的具备，与梅、与兰、与画，有潜在的因缘。此时经过梅、兰、画陶冶的梅兰芳，与那个目光滞涩，“言不出众，貌不惊人”的平常少年梅兰芳，已是判若两人。这是他姑母始料所不及的吧？同时，笠翁先生如果得知这一事实，也许会对自己的“天才论”稍作修正吧？

梅兰芳还酷爱养花，尤其喜爱牵牛花。他养牵牛

花，原是为了起早，有利于健康。但在侍养花、赏花的过程中，他直觉到了花的世界是“天然的图案画”，有千变万化的色彩，他从中感悟到“哪几种颜色配合起来就鲜艳夺目，哪几种颜色的配合是素雅大方，哪几种颜色是千万不宜配合的”。从而，他对人物服装颜色的搭配，有了简便而新美的选择。一个养花，不经意间锐敏了他的审美感觉，提高了他的鉴赏能力。

无独有偶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，虽然天资聪颖，但却很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勤奋学习。他请黄宾虹为自己写下了“学到老”的横幅，作为勉励自己的座右铭。他的学习，大多与闲情逸致有关。比如，他精心收藏神态各异的彩釉罗汉和竹雕醉仙，用心玩味它们的身姿动作，作为武生身段的借鉴。他还养过猫、黄雀、老鹰、公鸡、仙鹤、骆驼等，观察它们的习性与神态，从中提炼出富于美感的武生身段。

中国戏曲是诗、画、戏的有机融合，是诗意与技艺的高度统一，是意境美与形式美的浑然一体。这样一种美艺，不仅要求演员有精湛的技艺，而且特别需要演员有诗人的气质，有画家的情致，有优雅的审美情趣。一个性情粗俗、气质庸常的人，不可能成为有魅力的戏曲演员。仔细检点前辈戏曲表演大师，虽然有的文化水平并不高，并非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，但惟有一点相当突出，那就是无一不是性情中人，无一不具备诗人、画家的某种气质。而他们的这种典雅气质，不俗性情，并非全赖“夙根”，大多是靠生活，靠读书，并且靠花鸟虫鱼、琴棋书画之类的种种闲情逸致，于后天日积月累，潜移默化，逐渐养成的。

谈到戏曲演员或艺术家的修养，大多强调学理论，多读书，多欣赏，这是不错的。但切不可忽视闲情逸致。古人云：“游名山大川，以壮文气。”又云：“年在桑榆，正赖丝竹陶写。”花鸟虫鱼，风花雪月，琴棋书画，都可以“陶写”性情，变化气质。闲情逸致，正因其“闲”、“其逸”，才更容易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更容易“润物细无声”地陶冶性情。

对戏曲演员来说，对一切艺术家来说，除了深入生活，博览群书，泛游艺海，切莫小视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逸致。闲情逸致非等闲！

责任编辑 王庆斌